

# 贵州省施秉县城关镇中沙村苗族童帽制作工艺调查

李起亚, 陈丹

铜仁学院艺术学院, 贵州铜仁, 中国

**【摘要】**贵州省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苗族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方法, 以施秉县中沙村为田野调查点, 对苗族童帽制作工艺体系进行系统性考察。揭示了该工艺作为社会关系载体的双重属性: 既具有实用功能, 又承担着文化认同的重要使命。同时, 针对当前面临的传承主体老龄化、技艺传承断层等现实困境, 从制度性保障、教育性传承和创造性转化三个层面提出保护策略,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施秉县; 苗族童帽; 制作工艺; 文化象征; 活态传承

## 1. 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工艺及传承现状简介

### 1.1 施秉县苗族概况

施秉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北部, 地处东经 107°52'37"~108°28'47"、北纬 26°46'46"~27°20'16"之间, 是苗岭山脉与武陵山脉交汇地带, 总面积 1531.83 平方公里。该县地理环境以山地为主, 县境地势西北部高, 东南部及中部南部河谷区较低, 全县平均海拔 800 米, 森林覆盖率 59.46%。境内矿产资源丰富, 四季气候温和湿润。苗族是施秉县的主体民族之一, 其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习俗与独特的生活方式。苗族村寨大多依山而建, 吊脚楼是其典型民居, 兼具实用性与民族特色。当地苗族服饰以刺绣、银饰闻名, 女性常穿戴绣花衣裙, 佩戴繁复的银饰, 服饰上的图案多取材于自然与神话传说, 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施秉苗族节日文化丰富多彩, 展现了民族凝聚力与精神信仰。苗族民间文学以古歌、《刻道》传说为载体, 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 记录了族群的迁徙与历史记忆。施秉县苗族在现代化进程中, 既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 又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发展, 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风貌。

### 1.2 施秉县苗族童帽及技艺传承人简介

童帽是民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刺绣技艺的载体。施秉县苗族将童帽视为外婆与母亲为新生儿精心准备的必备初生礼俗器物。童帽的造型艺术与纹样符号独具文化魅力, 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遗产。作为个体童年记忆的重要物质载体, 童帽体现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再生产过程, 是维系亲情与实现传承的情感纽带, 蕴含着强烈的母性情感表达与祝福仪式内涵。在制作工艺方面, 童帽融入了家庭对新生

儿的社会期待, 兼具“护魂”与“护身”的双重宗教功能, 彰显出鲜明的佑子信仰体系与生殖崇拜观念, 传递着保障子孙健康成长的民俗心理诉求。作为重要的身份标识物, 童帽既是节庆仪式与苗族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服饰构件, 又是记录苗族历史记忆、文化传统与民俗实践的关键文化符号。它深刻反映了重视子嗣繁衍的家族观念与祈求孩童健康平安、聪慧成长的集体心理诉求。施秉苗族童帽在材质选择上严格遵循传统规范, 多选用优质纺织材料与丝线原料, 在确保佩戴舒适性与耐用性等实用功能的同时, 全面体现了苗族独特的审美体系与延续性的文化传统。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 施秉县现有各级苗绣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46 人, 包括国家级 2 人、省级 5 人、州级 9 人, 其中专门从事童帽制作的传承人数量相对有限(数据来源于施秉县文化旅游广电局)。从传承人构成来看, 呈现出显著的年龄结构失衡现象: 核心传承群体以老龄传承人为主, 青年群体的参与度明显不足, 这种传承断层直接威胁到技艺的可持续性发展。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因为童帽制作周期长、工序繁琐, 形成了较高的准入门槛; 二是由于原材料成本高与市场需求萎缩形成双重挤压, 导致产业效益低下; 三是由于年轻一代对传统工艺的价值认同度降低。

目前, 施秉县童帽制作技艺的传承有两种形式: 一是以女性为主的家族传承。这种模式虽能较好保持技艺的本真性, 但传播范围受限; 二是师徒传承, 虽拓展了传播广度, 却存在教学体系不规范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传承人群体的教育背景参

参差不齐,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工艺的创新性发展。尽管如此,仍有一批传承人坚守着文化使命,积极探索生产性保护等创新路径,致力于推动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 2. 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工艺调查

### 2.1 田野点概述

中沙村坐落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城关镇中部,东与甘溪乡接壤,南与杨柳塘镇相邻,西与黄平县新洲镇毗邻,北与白垛乡相连,属典型的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年均温度 15°C。中沙村周边山峦起伏、水流潺潺,风景优美,煤矿资源颇为富足。中沙村是一个典型的传统苗寨,至今保留着大量丰富的苗族传统文化,村中不仅房屋的建筑风格完好地保留着苗族的传统特质,而且各种苗族传统工艺保存较为完整,其中,苗族童帽制作工艺尤其具特色,民族节日数量众多。以中沙村为田野点,为深度探究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工艺提供了丰富的样本。

### 2.2 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的时间安排

施秉县苗族童帽的制作并非随意择时进行,其制作时间与季节的选定实则蕴含着深厚且多元的文化内涵。夏季银花帽一般是在春季农耕之后制作,农耕结束,女性同胞便会相聚在村口的大树下,相互学习制作精美的银花帽。春季适宜的气候条件,温度和湿度恰到好处,有力地推进了制作进程。一项银花帽从准备材料到制作完成大约需要两三个月,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女性的勤劳与智慧。

刺绣虎头帽、鱼尾帽则是在深秋农闲时段制作。此时,人们有更充沛的精力和时间投入童帽刺绣图案的雕琢中。冬季的童帽保暖性和实用性俱佳。总体而言,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的时间和季节,充分彰显了麦中沙村苗族人民对生活实际的把控,也体现了民间传承人高超的工艺技术。

### 2.3 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技艺的代表性制作人

中沙村的民间传承人姚吉英 1959 年出生于贵州省黄平县谷陇镇一个苗族手工艺世家,自幼深受祖母与母亲的刺绣技艺熏陶。10 岁起,在外婆的悉心指导下,她就能独立完成简单的苗族传统纹样,并展现出过人的艺术天赋。1980 年,嫁至施秉县中沙村,在随后的 40 年间,通过不断实践与创新,成功将出生地与婚嫁地的刺绣风格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这段跨越地域的文化交融历程,不仅体现了她对传统工艺的坚守,更彰显了其在苗

族刺绣技艺传承与发展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在苗族童帽的制作上更是持续了 40 年之久经验之丰富,技艺之精湛,远近闻名。

### 2.4 制作前的准备及环境要求

施秉县苗族童帽的制作离不开充分的准备工作和适宜的空间环境,就准备工作而言,需要精心准备绸缎、“甲旺节”(在施秉苗语中读“Jia Wang Jie”指染料的意思)、针线、“泊圭”(在施秉苗语中读“Wo Gui”指木锤的意思)、“果朵”(在施秉苗语中读“Guo Duo”指木桩)、“噶闹香”(在施秉苗语中读“Ga Nao Xiang”指柏树叶)、绸缎、剪刀等各类制作工具,确保童帽具备优良的质量与美丽的外观。在使用这些工具时,要精心地调试和打磨,使其使用时更加锋利便捷,从而在童帽制作过程中秉持严谨的态度,以达到精美绝伦的效果。在空间环境方面,通常会选择安静、整洁且通风良好的场地,一般是在家中的偏房或是单独的一间房屋。静谧的环境有助于艺人凝神专注,促使其全身心投入童帽制作,为工艺精细度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敞亮整洁的空间可避免材料工具杂乱无章,进而提升制作效率。

空间规划与前期筹备各有门道,艺人常常将高频使用的材料和工具置于触手可及之处,便于随时取用,这种安排显著优化了制作流程,确保作业顺利进行。完备的前期准备与适配的空间环境,是施秉县中沙村苗族童帽制作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要素。

### 2.5 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中的禁忌调查

“所谓生产禁忌,即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受信仰、道德、认知等方面的影响,在生产方式、生产步骤、生产对象、生产过程等方面出现的强制性约束行为。”[1]施秉县苗族自称为蚩尤九黎部落的后裔,其文化体系具有鲜明的原始宗教特征,信奉万物有灵论,崇尚自然崇拜与鬼神信仰(依据当地的民间传说)。在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童帽制作工艺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民俗传统,其中严格遵循制作过程的禁忌体系构成了该工艺的核心规范。就遵守制作过程的禁忌而言,据苗族艺人姚吉英口述,染布工序需规避苗历中的“龙日”(视为凶日),必须择吉日开工,否则将影响布匹的染色质量。这一禁忌体现了苗族对时空秩序的独特认知。在材料选择方面,该工艺存在严格的象征性禁忌:禁用乌鸦羽毛(象征死亡)、劣质丝线以及非整幅布料(象征破坏生命完整性象征),并禁止孕妇参与钉银饰工序(以防魂魄冲撞)。这些禁忌规范不仅是工艺技术的

保障机制,更是苗族宇宙观与生命观的物质载体。通过分析可知,施秉苗族童帽制作禁忌体系既反映了族群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蕴含着祈求吉祥的生存智慧,深刻体现了苗族“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该禁忌系统作为活态文化基因,对维系苗族传统手工艺的本真性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

## 2.6 制作的工具、设备及人与人之间的配合

童帽的制作工艺中,各类工具、设备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同合作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制作一顶完整的童帽,所需要的工具有绣花针、丝线、绸缎以及布料裁剪工具等。童帽制作大多采用天然材料,由于物资匮乏,染料植物“马蓝”资源稀缺,且制作过程繁琐,所以多数情况下是在赶集时或到市场采买现成品。[2]制作时,先经过“果咛拐细”(在施秉苗语中读“Quo Duo Guai Xi”指捶打布上色)工序,之后进行上色处理,形成“亮布”基底,常见色系有红色、蓝色、褐色、绿色等。接着到森林里寻找天然的柏树叶,进行“噶闹香宣细”(在施秉苗语中读“Ga Nao Xiang Xuan Xi”指用柏叶熏布上色)工序,这一阶段要求艺人具备丰富的经验与精湛的技艺。裁剪工序需严格依据儿童头围尺寸精准测量,确定帽围,并在帽顶中央预留一个圆形孔洞(约一厘米),寓意“头顶太阳”。布料裁剪必须遵守既定的规矩线,确保裁剪形状轮廓规整。

紧接着进行“唵逢”(在施秉苗语中读“An Pang”指绣花)工序。中沙村苗族认为,童帽是否有灵性,取决于持针人和她缝合的第一针,这一针至关重要。持针人必须品行端正、多子健康,在当地口碑不佳、不健康的妇女绝对不能做童帽,否则会影响孩童的健康和好运。童帽的持针人一般是孩子的外婆,(孩子的奶奶一般不给家孙做针活)。施秉苗族将“万物有灵”的宇宙观具象化于童帽装饰,刺绣纹样涵盖植物纹、花鸟纹、蝴蝶纹等自然意象,以及牛角纹、几何纹等文化符号。银饰装饰多采用蝴蝶纹与蚩尤祖先纹,体现了祖先护佑的宗教观念。

裁剪的精细度与质量,对童帽最终成型效果有着直接且关键的影响。崭新完整的童帽制作,离不开艺人间的协作配合。制作期间,村中妇女常相聚一处,彼此弥补工艺薄弱之处。技艺娴熟的绣娘会向年轻绣娘提供专业的指导,将毕生技艺倾囊相授,这有效保障了制作流程的顺畅以及质量的稳定。童帽制作环节繁复,制作时需要多名艺人密切协作,以便提升

效率,又能确保图案的一致性与美观性。这种配合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在文化传承与情感交流方面亦有所体现。刺绣图案设计及针法运用,均需高度协同。每位绣娘手法各异,协作时必须充分沟通,严格把控针法与技艺,各工序均需精准配合。艺人间的协作,使人们能更深入地了解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工艺的独特魅力,为传统工艺的活态传承提供了人类学研究样本。

## 2.7 施秉县苗族童帽的制作过程

在针对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工艺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对家族中掌握传统技艺的外祖母进行了深度访谈。据其介绍,一顶符合传统规范的童帽完整制作周期通常需要60~90个工作日。夏季银花帽作为苗族女童的重要服饰,其制作工艺具有典型的民族特征和文化内涵。

银花帽的制作过程体现了系统化的工艺流程。在材料准备阶段,需根据穿戴者年龄精确裁切绸缎布料,1-8岁儿童的尺寸标准分别为一尺(约33厘米)、一尺五(约50厘米)、一尺六(约53厘米)和一尺八(约60厘米)四个规格等级。在色彩选择上,以传统植物染料“甲旺节”染制的红色系为主色调,其布料用量较成人花帽减少约30%。纹样设计采用“底稿转移”技法,先在棉麻衬布上绘制传统图案轮廓,再复制到特殊处理的红色亮布表面。图案构成以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蝴蝶纹、几何纹、牛角纹及回纹为主体,通过二方连续的排列方式形成装饰带。[3]

刺绣工艺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施秉苗族的平绣技法在黔东南苗族支系中独具特点。经验丰富的艺人可不依赖底稿直接施绣,针距精确控制在0.3~0.5毫米范围内。丝线配色遵循“深红主调、靛蓝勾边、深绿点缀、白色提亮”的传统规范。值得注意的是,刺绣过程中融入了跨支系的文化元素,通过花鸟纹样与自然符号的组合,实现了不同苗族聚居区之间的技艺交流。[4]

童帽结构制作过程彰显了技术功能与审美统一。将刺绣工艺完成的亮布进行精准裁切,在帽顶中央预留直径约1厘米的透气孔,此设计既满足了人体工学散热需求,又承载苗族文化符号意涵。帽体采用三层复合构造:表层为刺绣亮布,中层以硬纸壳构建支撑骨架,内层衬以加厚棉麻织物。通过“三针三层”特制缝纫技法实现层间固定,帽内缝制可调节长度的系带,其尺寸依据头围规格定制。这种构造模式将实用功能与象征意义熔铸为有机整体,诠释

了苗族传统造物思维的双重取向。

银饰装饰环节具有多重文化意义。从物质文化角度看,银饰的数量与工艺水平反映家庭经济状况。从布局结构看,银饰居中对称分布,数量尤为讲究,以单数为主。从精神信仰维度看,银饰上的蝴蝶妈妈、蚩尤祖先和太阳等图腾纹样被认为具有驱邪功能。从符号学角度看,符号具有传播性,可以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传播,更何况中华民族长期以来都是和谐共生,而侗族与苗族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密切,学术界还因此将侗族也被称作“苗化的壮族”,所以,施秉苗族童帽上的图案在临近的湘黔交界地区的侗族民众中出现也不足为奇。符号的造型与符号的内涵之间的关系也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它们之间不是“绝对稳定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都会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同样的符号在不同的民族中,甚至在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中都会有不同的解读。蚩尤祖先纹样,是苗族祖先,将祖先纹样融入童帽的装饰上,这不仅是对祖先的崇拜,更是表达了苗族人民祈求祖先庇佑子嗣的美好祝愿。

施秉苗族童帽呈现装饰性与实用性的双重价值维度。作为民族服饰体系的关键载体,其刺绣纹样与银饰工艺构成视觉审美表达,而帽檐缀饰的银铃里的响片则发挥功能性效用——通过孩童活动时产生的声响形成空间定位标识,可有效降低村寨环境中儿童走失风险。这种艺术价值与实用功能的有机统一,彰显苗族工匠的造物智慧。

冬季鱼帽、虎头帽的制作在继承基本工艺的基础上形成制作工艺大致相同。造型上采用仿生设计呈现鱼形轮廓;色彩以蓝、褐、黑等冷色调为主;填充物选用天然棉花,具有保暖防撞的效果。纹样组合具有特定象征意义:太阳代表光明,蝴蝶纹隐喻坚韧,鱼眼装饰采用白色绒毛增强视觉效果。银饰布局遵循特定空间秩序,构建出完整的象征体系。[5]

相较之下,虎头帽制作流程更为简约。虽沿用同类缝制技法,但在装饰纹样与配件运用上更为克制,由此显著缩短了制作周期,展现出差异化的工艺表达路径。两种帽形通过工艺繁简的差异化处理,既维系传统技艺内核,又实现了功能与审美的适应性调整。

这一制作流程既是技艺的展现,更是文化延续的关键媒介。每一环节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既折射出苗族民众的集体智慧与深厚情感,又将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对孩童的满

怀期待巧妙融入其中,充分展现了苗族文化的独特价值。面对现代社会的变迁,此类传统工艺正经历着继承传统与突破创新的双重考验。

## 2.8 刺绣及纹样

施秉县苗族童帽的刺绣纹样体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意蕴,各类图案均体现着该民族的历史传承、精神信仰及生存智慧。这些纹饰遵循特定的构成规律与工艺手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不仅呈现了苗族对自然万物的理解,更折射出其对生命本质与宇宙秩序的思考。作为历史技艺与社会形态的具象化呈现,这些刺绣充分彰显了施秉苗族群众积极的生活态度与执着的审美理想。

### 2.8.1 刺绣工艺技法维度分析

基础层:平针绣作为核心技术,其针法规规范要求丝线排列必须紧密均匀,形成0.3~0.5毫米的标准针距,这种精确性保证了纹样的持久性。

装饰层:辫子绣的运用最具特色,受黔东南州黄平县、镇远县等地区的影响,在造型中呈现出两个特征:多样性、复合型等。这种工艺赋予纹样立体感,线条粗犷古朴,平面效果鲜艳立体。

无稿刺绣与自由构图,绣娘无需预先绘制底稿,全凭记忆与想象力直接在布上“以辫代笔”构图,展现出高超的空间把控能力,营造出丰富多样的层次感和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

复合层:剪绣工艺将剪纸纹样与刺绣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双层透叠”视觉效果,这种技法常见于帽檐等关键部位。

### 2.8.2 刺绣色彩系统构建分析

主色系:以高饱和度的红色(象征生命)、蓝色(象征天空)、绿色(象征自然)构成基础色调。

辅色系:采用对比强烈的黄色、白色、桃红色作为点缀,形成视觉焦点,既作为装饰元素,又承担着“驱邪护体”的信仰功能。体现出苗族人民热情奔放、能歌善舞、好客、团结的民族性格。

### 2.8.3 图腾类纹样的文化寓意

“符号学即研究意义的学说,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感知”。[6]装饰纹样作为典型的民族符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联系沟通、传承文化和表达情感和美好愿望等多重作用。在施秉苗族童帽装饰符号丰富多彩,但最具代表性的纹样主要是蝴蝶纹、牛角纹等。蝴蝶纹样:在苗族文化体系中,“蝴蝶妈妈”纹样作为核心图腾符号,凝聚着创世神话所承载的集体记忆。

依据《苗族古歌》的文献记载，蝴蝶妈妈乃人类始祖，其产下十二枚蛋，经孵化衍生出人类及诸多生灵。[7]童帽之上的蝴蝶纹样，多采用对称式构图，翅膀轮廓常以夸张的锯齿状呈现，以此象征生命的坚韧与永恒。在纹样细节设计方面，寄寓着对族群繁衍昌盛的美好祈愿。在实际装饰应用场景中，蝴蝶纹样多被置于帽顶中央位置，寓意祖先庇佑如影随形。

牛角纹具有多重含义，一方面，在苗族农耕文化语境里，牛占据着神圣地位；另一方面，“古人在长期的征服大自然的艰难过程中，体察到角兽凶暴、勇猛、善斗。原始民族即恐惧其凶，又敬佩其勇。放是之，对动物的特角产生一种神秘的，不可名状的敬畏感觉。”[8]在施秉苗族童帽上，牛角纹样以螺旋造型模仿水牛角的自然形态，蕴含着多重象征意义：向内旋转的螺旋结构，象征生命轮回与季节更迭；向外扩展的螺旋形态，代表家族繁衍壮大；双角对称布局，则体现了阴阳平衡的哲学观念。经田野调查可知，牛角纹样的弯曲角度通常被控制在 45-60 度区间，此特定角度被认为最能达成力量与柔美之间的和谐平衡。

#### 2.8.4 自然类纹样的象征系统

植物纹样：童帽上常见的石榴纹、花纹等植物图案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生育符号系统。[9]石榴纹以其多籽的特征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花纹亮片的点缀起着装饰和美化的作用。

鱼纹样：鱼纹的象征意义具有多重性，具象写实的鱼纹样强调其保暖实用功能，有生殖崇拜寓意，具有祈祷苗族子嗣“生生不息”的美好寓意。

#### 2.8.5 几何类纹样的哲学内涵

回形纹：这种由连续直角构成的纹样表面看似简单的装饰线条，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时空观念：直线段代表东西南北四个基本方位、直角转折象征四季更替、纹样的无限延伸特性隐喻生命轮回。回形纹多作为边框纹样出现，其重复单元数通常为 4 的倍数，暗合“四方八位”的宇宙观。

太阳纹：太阳纹是童帽上最具神圣性的纹样之一，其构成要素包括：中心圆点代表宇宙本源、八方射线象征光明普照、外围光环表示能量场域。阳纹必须由家族中最年长的女性绣制第一针，制作过程中还需念诵特定的古歌段落，这种仪式性操作强化了纹样的神圣属性。

施秉苗族童帽刺绣还形成了独特的“无稿刺绣”传统。技艺纯熟的绣娘在不依赖底稿的情况下，能完全凭借自身记忆与精湛经验在布

面上构图。这种技艺传承依赖于严格的“口传身授”传承制度，学徒需要经过 3~5 年的系统训练才能掌握基本的构图规律。通过田野调查得知，一位熟练的绣娘，制作一顶标准童帽的刺绣工作需要 120~150 个工。童帽的制作过程是艰苦的，完整的童帽承载着一针一线的美好祝福。

### 3. 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工艺的特点与文化价值

#### 3.1 材料的生态性与象征性

施秉县苗族童帽保留着“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面料多选用天然植物染料马蓝染制的布料，这种染料不仅环保无污染，而且染色效果自然持久，赋予布料独特的色泽和质感。童帽以丝、棉、麻等为基底，多采用自养蚕丝线或本地土布等。内衬则采用棉麻材质布料，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吸湿性，能在不同季节为儿童提供适宜的保暖性能。这种对天然材料的运用，既保证了童帽的舒适度和耐用性，又体现了苗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理念，是苗族生态智慧的生动体现。

装饰材料中，银饰的运用尤为突出，银匠打造铃铛、蝴蝶、鱼等造型。帽檐常缀以铃铛与银片，行走过程中，铃铛碰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蕴含着驱邪警示的寓意。银饰的精美制作和巧妙搭配，不仅增添了童帽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体现出苗族“以银为贵”的审美传统。

#### 3.2 刺绣技法精湛，彰显艺术魅力

刺绣技法：融合平绣、辫子绣、剪绣等针法，展现了苗族人民高超的技艺水平。剪绣技法将剪纸纹样图案精准贴于布底，再以平绣技法细致覆盖，形成逼真的浮雕效果，使刺绣纹样色彩鲜艳夺目，立体感十足。平针绣则以整齐有序的丝线排列出精致的立体纹样，线条细腻饱满，展现出独特的艺术美感。辫子绣呈现出粗犷浑厚、坚实立体的风格，绣线配色遵循“高饱和对比”原则，色彩鲜明对比强烈，充分彰显了苗族人民热情奔放、能歌善舞的审美特质，以及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这些精湛的刺绣技法，使苗族童帽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 3.3 造型的意象性与功能性

童帽造型分为虎头式、鱼儿式两类：虎头式以黑布勾勒虎形，辅以虎耳、虎头，寓意驱邪护佑；鱼儿式多为节庆所用，缀满铃铛，兼具娱乐与祈福功能。

苗族童帽上的各种纹样与装饰，是苗族信仰观念的重要象征。鱼纹样与蝴蝶纹样作为苗

族文化中的核心视觉符号,承载着对生命繁衍的深刻期许。这些纹样将口传神话转化为具象符号,强化了族群对生殖崇拜的文化认同,构建起集体记忆的视觉纽带。鱼形帽饰与银质配饰的组合,既承载着驱邪护佑的功能,又暗合“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它们是苗族人民精神世界的寄托,反映了苗族人民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和崇拜之情。

### 3.4 社会文化价值

“从服饰起源的时期起,人们就已逐渐将其生存环境、习俗信仰,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审美情趣等,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10]施秉县苗族童帽作为苗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苗族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同样承载着苗族人民千百年来的历史记忆。每一项童帽都仿佛是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苗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社会变迁。通过研究苗族童帽的制作工艺和装饰纹样,我们可以窥探到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了解苗族人民与自然、与外界的交流与融合。它让我们铭记历史,传承先辈们的智慧和勇气,激励后人不断前行。对苗族女性群体而言,童帽制作技艺的掌握,是完成其女性身份社会建构的核心环节,这一过程彰显着女性家族对孩童成长重视程度的直观表达。童帽作为女儿出嫁时的重要陪嫁物品,其上银饰的丰富程度,既象征着家族在社群中的地位层次,更映射出家族对女儿及未来外孙的深切关爱,成为苗族女性步入婚姻生活的重要支撑,更是立足婆家的底气所在。童帽制作技艺的传递,不仅是对家族工艺传统的延续,更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鲜活延续。它作为维系苗族社会内部家族纽带与族群认同的关键要素,有效促进了苗族文化的整体传承与繁荣发展。

### 3.5 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技艺传承与保护的现实挑战

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技艺在时代演进中遭遇多重传承困境。虽然仍有传统艺人坚持创作,但青年群体参与热情不高,技艺传承存在断层隐患。由于工序复杂、耗时较长,年轻从业者难以掌握全套制作流程。当前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超过60岁,体力受限使其完整制作新品的能力明显下降。市场需求的转变同样冲击传统工艺,机械化产品占据主流后,童帽实用功能减退,手工艺经济收益难以维系。

针对施秉苗族童帽制作工艺的存续问题,需实施多维度保护措施。政府部门应强化主导

职能,完善政策法规,加大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通过组织童帽展览、工艺竞赛等活动,增强公众对该文化的认知,提升其社会影响力。教育体系可融入苗族童帽制作技艺,结合文化传承需求,将其纳入部分学校课程,帮助青少年在系统学习中体会传统工艺的美学内涵。开展非遗进校园项目,激发年轻一代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探索兴趣,培养民族文化认同感。

同时,应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工作,设立传承基地与专题博物馆,支持传统艺人并培育新生代传承者。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融合,开发兼具时代特色与文化底蕴的创意产品,拓展市场空间,提升经济效益,促进技艺的可持续发展。

### 4. 结语

施秉县中沙村苗族童帽制作工艺凭借独特的技艺体系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彰显出鲜明的民族特质。其制作流程繁复,技艺精湛,充分展现了地域文化融合以及苗族人民的审美取向与智慧结晶。作为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童帽不仅具备实用功能,更承载族群历史记忆,是凝结宗教信仰(如祭祀仪式与神灵崇拜)、民俗风情(涵盖节庆传统与生活习俗)的文化瑰宝。

在现代社会转型浪潮的猛烈冲击下,尽管仍有传承人持续坚守,但施秉县苗族童帽制作工艺的生存空间遭受严重挤压,整体情况却不容乐观,传承面临严峻失传的危机。因而,加大该制作工艺的保护与传承力度已刻不容缓。

### 参考文献

- [1] 莫代山,李吉军,王琨.乌江流域民间传统制度文化研究[M].民族出版社,2021.
- [2] 桑童,潘梅.贵州亮布制作工艺研究[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3): 88-97.
- [3] 鸟丸知子.一针一线:贵州苗族服饰手工艺(2版)[M].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
- [4] 赵红艳,叶洪光,洪钰,等.黔东南苗族辫绣的纹饰特征探析[J].纺织科技进展,2019,(07): 43-47.
- [5] 程嘉.“背扇”与“狗头帽”——贵州苗族儿童配饰研究[J].美与时代(中),2012(04): 56-57.
- [6] 赵毅衡.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J].国际新闻界,2013,35(6): 6-14.
- [7] 田兵,编选.苗族古歌[M].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

- [8] 白光.古代的角兽崇拜[J].社会科学战线, 1994(02): 120-124.
- [9] 王眉, 李滢.苗族服饰纹样的特征解析[J].民营科技, 2015, (03): 258.
- [10] 瞿明安, 何明, 杨源, 贺琛.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服饰卷[M].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